趙城縣廣勝寺

佛說須真天子經卷第一（文殊師利所說法華經一名諸佛法藏文殊師利所行經一名諸佛法藏文殊師利分別經）

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問四事品第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之園給飯孤獨精舍與大比丘衆俱比丘千二百五十人菩薩万人及諸欲天子諸色天子諸遍淨天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於是世尊與無央數百千之衆圍遶會聚而為說法尒時文殊師利須真天子於會中坐須真天子察衆坐定便從坐起整衣服叉手長跪白佛言願欲有所問惟佛分別解說其決佛言善哉善哉天子為世一切求寂上義乃以此念問多陁竭所疑便說恣所欲問須真天子踊躍歡喜即白佛言世尊何謂菩薩得不妄信而志大乘何謂菩薩所作堅强得不怯弱何謂菩薩得无能及寂偶之福何謂菩薩得知無所量导之行何謂菩薩去離冥塵而得智慧何謂菩薩入衆勇辯得无恐懼何謂菩薩得所聞義依而有護何謂菩薩

得依法奥超絶於俗何謂菩薩得恭敬順行佛世尊教何謂菩薩得承法教導利一切何謂菩薩得不可及神通之慧何謂菩薩得魔現怯心不傾動何謂菩薩得深遠智而不可逮何謂菩薩得不為俗法之所沾汙何謂菩薩得入深行殊勝无侶何謂菩薩得知巧方便根為衆說法何謂菩薩得入脫門在生死中不與色欲會何謂菩薩得奇特方便降伏貢高何謂菩薩得因緣方便知諸所作何謂菩薩得律方便離諸所見何謂菩薩得善權方便有育一切何謂菩薩得忍辱力祥願身意清淨何謂菩薩得波羅蜜度於心無恚怒何謂菩薩得應所乏饒益一切彼岸何謂菩薩得為一切世人所愛敬何謂菩薩而得智黠為人所譽何謂菩薩所行功德而不可盡何謂菩薩堅其本要會得至佛何謂菩薩常為豪尊攬持諸法而得自在何謂菩薩諸所施造輙為作師何謂菩薩惣持衆事無所不了

須真天子問已默然佛言善哉善哉
須真天子所問甚深多所過度於世
人民念持是事以問如來起菩薩意
清脫生死諦聽諦受佛當為汝解說
其義踰於所問疾得是事於是天子
受教而聽佛告天子菩薩有四事行
得不妄信而志大乘何等為四一者
以善權方便入於智慧而不動轉二
者以立大哀住無盡慈三者以立法
義所問能報四者以立於道速得神
通曉知所有是為四事菩薩得不妄
信而志大乘佛尒時歌頌而言

已見慧智无底
慈護人常得勝
應所報无蹟导
以得是無能壞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所作堅强
堅住於權方便
普弘廣行大哀
得義法善方便
神通達道化之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所作堅强
得不怯弱何等為四一者精進不轉
二者身所行淨及淨他人三者其意
純淑得至於道四者不猒倦於佛法
而得成就是為四事菩薩所作堅强
得不怯弱佛尒時歌頌曰

立中正无雨際

常清淨无垢濁　身意行口亦尒
所作為常純淑　以是故乘佛義
於請益不猒倦　常思念於佛法
此四事法之上　是則為微妙持
若有堅住法者　便當得道行徑
於內外皆已了　悉逮得道之節
在於此三處中　為法王令不久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法得无能及
寂禍之福何等為四一者以般若
波羅蜜廣教授諸菩薩二者未發道
心者而勸一切令發道意三者常行
三品願一戒二智慧三平等應是事
者所作功德而无恚怒四者心念於
道而無懈怠是為四事菩薩得无能
及寂禍之福佛尒時歌頌言

教導於解黠者
則恒以是道心
皆使令發道意
若有應於是者
其一切諸所作
消得依近於道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知无所
堅导之行何等為四一者有所作常

以慧不為頑佷自用二者知一切法
因緣所屬離於吾我而无瞋怒三者
以空法攝護一切四者遠離愛欲曉
了六情是為四事菩薩得无所堅导
之行佛尒時歌頌言

所見而不受　是法為以空　終不捨離人
行過諸所欲　內外為以淨　如是寂上法
四事之所立　便得智无导　慧度於无極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去離冥塵
而得智慧何等為四一者所聞不猒
足二者應人所欲而為說法心无所
異三者一切所作如幻於諸法界慧
无所壞四者一時發道意超入法城
是為四事菩薩去離冥塵而得智慧
佛尒時歌頌言

聞不猒足　審觀法義
已得惣持　自以意說
常求深學　有所啓受　所作若夢
應所欲教　視一切法　癡分如是
不復從人　一發淨意
及野馬幻　而不壞法
其所修設　如是法品
便棄苦痛　甚為殊傑
是經尊特　常當親近　去離冥塵

而得慧明　遊於三世　譬如日光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入諸勇辯
得不恐懼何等為四一者得陁憐尼念
持不忘二者語能報諸所問皆斷其
狐疑三者以大哀教授一切使入空
四者所作離於魔事便得神通之智
是為四事菩薩入衆勇辯得不恐懼
佛尒時歌頌言
已得於慈持　所聞而不忘　語報堅諸問
皆斷衆狐疑　大哀廣教授　一切無所有
神通為已達　魔欲不能制　如是四事法
則為應菩薩　於是无恐畏　在衆住不懼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所聞義
依而有護何等為四一者諸所聞者
皆悉持之於所聞无所聞亦无力亦
無持亦无所至二者諸所音聲非是
正行皆遠離之諸法解脫等若如稱
義議如響三者若聞他方有深經輕
身往求四者已入寂靜義而无有憒
內是為四事菩薩得所聞義依而有
護佛尒時歌頌言
雖欲多聞法　不聽采其義　无聞亦無力
因義是甚要　三界諸音聲　皆非正道行

響等辭如聲　知義亦如是　於是得聞聽
觀受奉其義　無使身自行　彼說聞歡喜
其義寂第一　法寂无憒內　用是深法行
稟承敬其義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依法隩
超絕於俗何等為四一者聚會衆人
而為說法二者於大衆中為現无常
事三者勸大祠祀者使為覺願四者
常欲捨諸所有止空閑處是為四事
菩薩得依法隩超絕於俗佛尒時歌
頌言
在於大城　常處其中　因其黠慧
而為說法　住身大會　建立衆人
嫵放逸中　為現無常　會於大祠
彼我等佐　因祠勸助　用已覺故
與无有俱　常念捨離　心常願求
處在空閑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恭敬順
行佛世尊教何等為四一者心常在
道究竟不離二者所聞受持念未曾
忘三者所許如言有求不逆四者習
於空无入一切法是為四事菩薩得恭
敬順行佛世尊教佛尒時歌頌言

身更諸苦痛　道意終不轉　得聞入法要
是則大導師　心口有所許　身行亦如言
習諸空无慧　入衆智黠法　奉行如法教
得離婬怒癡　不懈不中止　无恚亦無隩
十方稱名譽　歌歎其功德　若應順此教
法慧无過者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承法教
道利一切何等為四一者受空身住
能為衆會廣說大法二者已自調心
去離婬欲而得泥曰復令會者調心
止欲說泥洹法三者自身所作滿足
至道復令一切立摩訶衍四者自身
求法已暢衆妙復教於人令求索法
是為四事菩薩得承法教導利一切
佛尒時歌頌曰
教授於人　令受空要　調心止欲
得住泥曰　有德至尊　及大神足
以法布施　示人覺乘　所為已具
至於道心　於衆立人　使至大乘
常求於法　便合義力　為衆說法
亦不增減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不可及
神通之慧何等為四一者日日修習

四淨之行二者常止宿於空閑之處
三者深入於法忍四者身心而等慧
是為四事菩薩得不可及神通之慧
佛尒時歌頌言

日修梵行　以自興立　常樂空閑
處於清淨　已入深法　便至於道
身心平等　自致得慧　已合如是
於行如等　於五神通　為已得達
飛到十方　住諸佛前　多所育養
於一切人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魔現怪心不傾動何等為四一者住四禪者皆令入空二者常以大哀不捨一切三者供施三寶精進不絕常不猒足四者以漚和拘舍羅故六波羅蜜而得堅住是為四事菩薩得魔現怪心不傾動佛尒時歌頌言

空无思想住　建立道四禪　常以無極哀
令衆安入義　其於法實貫　不截亦不斷
應諸度无極　則是權所引　意尊无能壞
堅住而不動　一切諸四魔　皆悉為之伏
徧見諸庶人　在魔羅網中　示於泥洹道
皆令發是乘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深遠智而不可逮何等為四一者常思惟入深法二者非義之事常悉捨離三者常憂念一切便得合法議四者能調剛強開解愚冥得佛无尋智是為四事菩薩得深遠智而不可逮佛尒時歌頌言

意常思惟　入於空法　放捨非義
常合正義　已入是念　憂勞一切
得深遠智　則意之取　得調剛強
開伏矇冥　令發起意　立摩訶衍
神通之智　皆為已辦　得智深遠
不可逮竟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不為俗法之所沾汙何等為四一者若得利若樂若有名若歎譽不以喜悅二者若无利若苦若无名若謗毀亦不以憂三者依受五陰護養一切四者若得受陰者示現空聚處是為四事菩薩得不為俗法之所沾汙佛尒時歌頌言

若有利及名譽　便已得一切樂
有如是稱歎者　心亦不以為喜

若無利无名苦　有智者不以憂
如蓮花無沾汙　於世行亦如是
若受陰用是義　以將護養一切
已能滅盡諸陰　計念之若如幻
於世行隨其法　不為俗所沾汙
令一切得樂義　以戒德為塗香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入深行殊勝無侶何等為四一者是身亦无人二者是人亦非人三者諸法皆靜寞四者慧無所著是為四事菩薩得入深行殊勝无侶佛尒時歌頌言

是身亦非身　是人亦非人　法靜亦如是
慧亦无欲著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知巧便根為衆說法何等為四一者便得神通二者其慧無所罣礙三者得辯才之智四者本願已淨是為四事菩薩得知巧便根為衆說法佛尒時歌頌言

神通已為達　其慧无罣礙　辯智常如此
本願畢清淨　已知見人根　如應為說法
聽者輒聞受　不疑怪泥洹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入脫門在生死中不與色欲會何等為四

一者得住於空聚若見繫囚便度脫之二者得立无想諸著行者皆度脫之三者逮得無願安和定隱將育一切四者得漚和拘舍羅以智慧示現諸法是為四事菩薩得入脫門在生死中不與色欲會佛尒時歌頌言

已得空於聚　繫囚即解脫　已立於无想
度諸想著行　已得於无願　安詳和定隱
隨衆所生處　將育於一切　攝慧闢化人
則住度脫門　具足以時入　不止无色界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奇特方便降伏貢高何等為四一者普觀悉見知諸法界二者了生死本以法度脫之三者悉知身欲本四者習於泥洹不疑諸法是為四事菩薩得奇特方便降伏貢高佛尒時歌頌言

普察悉見知　一切諸法界　終无偏恨心
所視悉平等　至於身之本　處欲而自在
已知殊特便　以權應而說　一切无所習
諸法皆滅度　不生无所趣　所有為都盡
不慢不自大　降伏諸貢高　一切以巧智
皆使入泥洹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因緣方便知諸所作何等為四一者布施得豪富因此便致是二者持戒得生天因此便致是三者博學成大智因此便致是四者止觀離生死因此便致是是為四事菩薩得因緣方便知諸所作佛尒時歌頌言

布施得豪富　緣是則果報　持戒生天上
緣是則果報　博聞慧無欲　緣是則果報
道觀无識著　緣是則果報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律方便離諸所見何等為四一者在有常中意不有異心得无著二者在无常中意不有異三者見諸起者及生死本乃從十二因緣合會生其已見知不作是事四者視諸起滅及生死滅乃從十二因緣離散滅其已見知處於三界不作滅事是為四事菩薩得律方便離諸所見佛尒時歌頌言

見計有常者　為示无常事　在於无常中
為現中正法　若為一切人　廣說因緣意
其聞十二事　心普得清淨　一切諸十方
世尊所可說　凝為生死本　上下從是起
諸可所起者　亦終不復滅　因緣皆已盡
不與十二會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吉祥願方便長育一切何等為四一者一切人是我所皆為示現其道二者所作功德而不猒足三者住於生死無求泥洹无四者隨諸所樂而入度脫之以權行不為愛欲所汙是為四事菩薩得善權方便長育一切佛尒時歌頌言

堅於一切人　使住於道覺　諸所作功德
不念欲中止　在於生死中　而為求滅度
如其所好樂　因是而濟脫　心意常當念
親近於是法　善權方便故　都以曉了知
恒志在養護　无數諸人民　攝持一切智
皆使疾逮得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吉祥願身意清淨何等為四一者無慳貪二者施不擇時與三者堅於戒四者身意所作常願於道是為四事菩薩得吉祥願身意清淨佛尒時歌頌言

心貪樸不慳　持戒淨无瑕　堅住而不動
辭如須彌山　身意之所作　常願於覺乘
今得吉祥應　如是得不久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忍辱力心無恚怒何等為四一者侍遇一切人如父母愛其子亦如自身无異二者若得苦痛撾撰割剝計无有身而不愁憂三者已得解空離諸所見四者身所行悪常自責悔他人所作見而不證是為四事菩薩得忍辱力心无恚怒佛尒時歌頌言

視一切如身 若父母愛子 常持大慈意
照育諸人民 若有起根心 則覺隨而滅
已解了於空 能為第一忍 若身有短悪
常深自責悔 及見他瑕穢 終不證其闕
一切諸人民 吾當盡度脫 在於夜夢中
未曾起恚心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波羅蜜度於彼岸何等為四一者所作福无央數二者所作慧无有限三者以一波羅蜜滿諸度無極四者發意作功德不求餘但願一切智是為四事菩薩得波羅蜜度於彼岸佛尒時歌頌言

所作福无猒足 如衆流歸於海
修智慧無限量 已得住於佛乘
則持一度無極 滿足諸波羅蜜

凡發意所作為 常願求於正道
諸度無極亦尒 如是得不為難
已得度於彼岸 諸度無極亦尒
則使入泥洹城 如是得不為難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應所乏饒益一切何等為四一者有无盡寶藏二者有无窮法教三者神通為已達四者心平等辟如地是為四事菩薩得應所乏饒益一切佛尒時歌頌言

其福藏无有盡 法教化亦無窮
神通智達无身 心平等其若地
如是法難稱量 已於道而等住
如是者多饒益 便疾得至於佛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一切世人所敬何等為四一者行梵四淨行二者行四恩救攝一切三者有四諦慧四者得四无所畏导一義二法三次第均四報荅是為四事菩薩得為一切世人所敬佛尒時歌頌言

如梵住行四淨 常樂施於四恩
已得有四諦慧 用供養一切人
因是恩已得度 應教授如說法
以恩行合會人 用是故見敬愛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而得智黠

為人所譽何等為四一者多聞具足不犯於戒得无所疑二者已得樂止安而无害三者已得寂寞諸根便定四者自身已得安隱而无所貪所作不自侵悉逮見知是為四事菩薩而得智黠為人所譽佛尒時歌頌言

聞已具便受持 以自戒度彼岸
如是者无所疑 得樂止安隱處
已止宿在空閑 則諸根用寂定
身已安无所貪 悉逮見諸自侵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所作功德而不可盡何等為四一者已信得豐饒二者已精進得豐饒三者以大哀得豐饒四者所作功德但願大乘是為四事菩薩所作功德而不可盡佛尒時歌頌言

已信得堅住 無能動撓者 常修精進行
從是得大力 无盡之大慈 及與无極哀
常為一切人 行於廣大道 以如是之故
得无盡功德 稍稍復增益 遂至不可量
如月盛滿時 淨好无瑕穢 常在衆星中
其明无能蔽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堅其本要

會得至佛何等為四一者如口所言身意不異二者已受持要三者心已安隱得住於道四者意得堅强若如金剛是為四事菩薩堅其本要會得至佛佛尒時歌頌言

口之所言　所作亦尒　若已敬愛
奉持正要　為已安住　於此道意
其身堅强　辟若金剛　如是則為
四事法行　智黠之人　常修是事
意不猶預　為已得定　已堅其要
會得至佛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常為豪尊攬持諸法而得自在何等為四一者得於智力而无欲力二者得黠慧力離諸癡冥三者心得自在不隨魔教四者為得揔持隨人所樂而為說法是為四事菩薩常為豪尊攬持諸法而得自在佛尒時歌頌言

已智力得勇慧　為不隨愛欲力
黠慧力消癡冥　已度脫諸所見
心已尊魔皆伏　得揔持應問荅
教授衆不自侵　已是故疾得尊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諸所施造

輙為作師何等為四一者不瞋恚二者常恭敬於人三者不婬泆四者意純淑是為四事菩薩諸所施造輙為作師佛尒時歌頌言

心念无婬恚　常住於恭敬　純淑得至道
為師敷要慧　造庭衆方便　於世世之上
世人咸歸仰　一切頭面礼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揔持衆事無所不了何等為四一者已通於智於智中遊无所不過二者所說十方諸佛皆聞其音佛尋報讚三者皆已離諸无功德法四者皆已諸功德正法即便逮得世雄印是為四事菩薩揔持衆事无所不了佛尒時歌頌言

神通為已達　飛行淨衆塵　其智甚廣大
普等如虛空　一切諸如來　皆見聞其音
報荅悉滿足　其音无缺減　諸非功德業
為已悉遠離　愛慶得吉祥　立諸功德本
已住如此者　為能光是法　於是功德中
皆無自侵者

佛說此四事章句言時万二千人發無上正真道意五千菩薩得无所從生法忍尒時三千大千剎土六反震動其大光明無所不照

佛說須真天子經卷第一

此經第十九幅末二行人發無上正真道意之下五千菩薩之上丹本有為轉法輪甘露教慈教乃至於泥越行永不泥越等凡三十八行宋本可五十行經詳其文相首尾殘缺皆不獲當檢之即是下文宋本第三卷丹本下卷分別品第八之末文耳丹本重安於此錯矣故下海之諸詳其致

佛說須真天子經卷第一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六七二頁上、中、下及六七三頁上原版殘缺，以麗藏本換。

一　六六九頁中一行經名，資、磧、普、南、徑、清作「須真天子經卷上」。

一　六六九頁中一行經名下夾註「文殊師利所報法言稱一名斷諸法狐疑法一名諸佛普入方便慧分別炤明持」，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六九頁中二行譯者」，資、磧、徑、清作「西晉三藏法師竺法護譯」；普、南作「西晉三藏法師竺法護初譯」。

一　六六九頁中五行第二字「飯」，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六九頁中五行第九、一〇字「比丘」，資、磧、普、南、徑、清、麗無。

一　六六九頁中一〇行「文殊師利」，麗作「文殊師利童子」。

一　六六九頁中一九行第二字「偶」，麗作「禑」。

一　六六九頁中二一行第一〇字「无」，資、磧、普、南、徑、清作「不」。

一　六六九頁下六行「沾汙」，資、磧、南、徑、清作「點汙」，下同。

一　六六九頁下九行第三字「脫」，磧、普、南、徑、清作「解脫」。

一　六六九頁下一三行第五字「有」，資、磧、普、南、徑、清、麗作「長」。

一　六六九頁下一六行第八字「應」，資、磧、普、南、徑、清作「度」。

一　六六九頁下一八行第四字及六七〇頁上一二行第一一字「而」，資、磧、普、南、徑、清作「發起」。

一　六七〇頁上三行第一一字「起」，資、磧、普、南、徑、清作「得知」。

一　六七〇頁上九行「盡慈」，資、磧、普、南、徑、清作「蓋慈」；麗作「蓋慈」。

一　六七〇頁上一六行「化之」，資、磧、普、南、徑、清作「華足」。

一　六七〇頁中三行第二字「請」，資作「諸」。

一　六七〇頁中三行第六字「惓」，資、磧、普、南、徑、清作「倦」。

一　六七〇頁中七行第一〇字「令」，資、磧、普、南、徑、清、麗作「今」。

一　六七〇頁中八行第一〇字「法」，資、磧、普、南、徑、清作「行」。

一　六七〇頁中九行第二字「禑」，資、磧、普、南、徑、清作「偶」，下同。

一　六七〇頁中九行第九字「事」，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七〇頁中一八行「廣勸勉」，資、磧、普、南、徑、清作「度勸免」。

一　六七〇頁下四行第一〇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得知」。

一　六七〇頁下六行第一三字「律」，資、磧、普、南、徑、清作「力」。

一　六七〇頁下一四行第九字「道」，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六七〇頁下末行「尊特」，資、磧、普、南、徑、清作「特尊」。

一六七〇頁下末行第九字「去」，資、磧、普、南、徑、清作「遠」。

一六七一頁上三行第一三字「憐」，資、磧、普、南、徑、清、麗作「鄰」。

一六七一頁上四行第六字「語」，資、磧、普、南、徑、清作「一語」。

一六七一頁上五行第五字「以」，資、磧、普、南、徑、清作「已得」。

一六七一頁上五行末字「空」，資、磧、普、南、徑、清作「空法」。

一六七一頁上六行第一〇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逮得」。

一六七一頁上九行「語報堅」，資、磧、普、南、徑、清作「一語報」。

一六七一頁上一〇行末字「有」，資作「問」。

一六七一頁上二行及同頁中一行「於是」，磧、南、徑、清作「於此」。

一六七一頁上一五行首字「皆」，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六七一頁上一六行第二字「持」，資、磧、普、南、徑、清作「恃」。

一六七一頁上一七行首字「正」，資作「立」。

一六七一頁上一八行「義議」，資作「義義」，磧、普、南、徑、清作「語義」。

一六七一頁上一八行末字「輕」，資、磧、普、南、徑、清作「輒」。

一六七一頁上一九行第二字「往」，資、磧、普、南、徑、清作「自往」。

一六七一頁上末行第四字「甚」，資、磧、普、南、徑、清、麗作「其」。

一六七一頁中一〇行第四字「依」，資、磧、普、南、徑、清作「深」。

一六七一頁中一二行首字「在」，磧、南、徑、清作「而」。

一六七二頁上二〇行「尊无能」，資作「得菩薩」。

一六七一頁下二行末字「言」，資、磧、普、南、徑、清作「是」。

一六七一頁下三行第九字「黠」，資、磧、普、南、徑、清作「慧」。

一六七一頁下四行末字「隩」，資、磧、普、南、徑、清作「冀」；麗作「懊」。

一六七一頁下八行首字及次頁上一八行第八字「道」，資、磧、普、南、徑、清作「導」。

一六七一頁下一七行第五字「有」，資、磧、普、南、徑、清作「道」。

一六七一頁下一八行第三字「布」，資、磧、普、南、徑、清作「寶」。

一六七一頁下二〇行第五字及次頁中四行第六字「便」，資、磧、普、南、清作「俠」。

一六七二頁上八行第三字「如」，資、磧、普、南、徑、清作「而」。

一六七二頁上二〇行「尊无能」，資作「無能俎」；磧、普、南、徑、清作

「無能沮」。

一　六七二頁中一九行第五字「示」，磧、普、南、徑、清作「依」。

一　六七二頁下二行第四字「無」，資、磧、普、南、徑、清作「不」。

一　六七二頁下三行「護養一切」，資、磧、普、南、徑、清作「養一切人」。

一　六七二頁下四行第一〇字「若」，資、磧、普、南、徑、清作「善」。

一　六七二頁下六行首字「令」，資作「今」。

一　六七二頁下八行末字至九行首字「无人」，南、徑、清作「非身」。

一　六七二頁下一四行末字及一八行第四字「便」，資、磧、普、南、徑、清作「方便」。

一　六七二頁下一九行「已爲」，資、磧、普、南、徑、清作「爲已」。

一　六七二頁下二〇行「畢清淨」，資、磧、普、南、徑、清作「已畢淨」。

一　六七三頁上二行第八字「諸」，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七三頁上七行末字「想」，磧、普、南、徑、清作「相」。

一　六七三頁上一〇行「具足以時入不止無色界」，資、磧、普、南、徑、清作「不止無色界是足以時入」。

一　六七三頁上一七行第一四字「恨」，磧、普、南、徑、清作「限」。

一　六七三頁上二〇行第一〇字「趣」，資、磧、普、南、徑、清作「起」。

一　六七三頁上二二行第五字「洹」，資、磧、普、南、徑、清作「曰」。

一　六七三頁中五行「是是」，磧、南、清作「是」。

一　六七三頁中一二行第六字「者」，資、磧無。

一　六七三頁下五行第一三字「無」，資、磧、普、南、徑、清作「而」。

一　六七三頁下六行第三字「无」，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七三頁下七行第二字「攉」，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權」。

一　六七三頁下一〇行「道覺」，資、磧、普、南、徑、清作「覺道」。

一　六七三頁下末行第八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在」。

一　六七四頁上二行第一一字「侍」，資、磧、普、南、徑、清、麗作「待」。

一　六七四頁上四行第九字「剥」，石、資、磧、普、南、徑、清作「剌」。

一　六七四頁上一〇行首字「照」，資、磧、普、南、徑、清作「煦」。

一　六七四頁上一三行「當盡度脫」，石作「常盡度脫」；資、磧、普、南、徑、清作「當度脫之」。

一　六七四頁上一五行「事行」，石作「事法」，下同。

一　六七四頁中三行第二字「使」，諸本作「便」。

一　六七四頁中一二字「通」，石作「道」。

一　六七四頁中一〇行「智達」，資、磧、普、南、徑、清作「達智」。

一六七四頁中一一行第一一字「等」，資、磧、普、南、徑、清、麗作「得」。

一六七四頁中一三行第一一字「得」，資、磧、普、南、徑、清、麗作「得爲」。

一六七四頁中一四行第三字及一八行第六字「敬」，資、磧、普、南、徑、清作「愛敬」。

一六七四頁中一四行「梵四淨」，麗作「四梵」。

一六七四頁中一五行第一三字「四」，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六七四頁中二一行第一〇字「如」，諸本作「而」。

一六七四頁下五行第七字「知」，資、磧、普、南、徑、清作「智」。

一六七四頁下九行第一〇字「用」，資、磧、普、南、徑、清作「門」。

一六七四頁下一七行第二字「信」，徑作「性」。

一六七五頁上六行「若已敬愛」，資、磧、普、南、徑、清作「善已敬受」。

一六七五頁上九行第六字「黠」，石作「慧」。

一六七五頁上一五行第二字「諸」，資、磧、普、南、徑、清作「於」。

一六七五頁上一六行第三字「爲」，資、磧、普、南、徑、清作「已」。

一六七五頁上一九行第一〇字「愛」，資、磧、普、南、徑、清作「受」。

一六七五頁中一一行第一一字「不」，資、磧、普、南、徑、清作「無」。

一六七五頁中一〇行第六字「所」，石無。

一六七五頁中一二行第一〇字「已」，資、磧、普、南、徑、清、麗作「已得」。

一六七五頁中一七行第七字「音」，石作「智」；資、磧、普、南、徑、清作「語」。

一六七五頁中二一行第八字「言」，石、資、磧、普、南、徑、清作「法言」。

一六七五頁中二二行第六字「意」，石作「意爲轉法輪甘教慈教三千世界教爲世世一尊教爲受一切自歸爲一切作燈明爲一切明中最明爲一切作寂然之寂令一切人無有思想滅而不識爲一切人解諸狐疑諸難皆爲已斷爲一切人長益功德爲轉輪王四天王釋梵之所禮爲愚所輕不以恚恨爲智所歎不以歡喜心怛平等常若虛空世尊爲最等於世間是故菩薩得至世多羅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鉢遮禪陁嵐凡人法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一切人民所行以善權示現一切凡人行而知之無所著是故菩薩得入凡人法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勒迦嵐貪嫉法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常愁悲泣欲得佛法常貪樂成身如如來身慈向一切而無恚怒是故菩薩得入貪嫉法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霸陁嵐瞋恚法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於一切事中見十八事於聲聞辟支佛乘譬如怨家不勸發使人起是業於有爲中而現愛欲於愛欲中心無所著所以者何欲養一切故是故菩

薩得入瞋恚法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稍呵陁嵐愚癡法文殊師利答言天子無所識知是名曰癡於無識習習等定法亦不知亦不曉亦不喘亦不息亦不作亦不懷是故菩薩得入愚癡法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僧薩陁嵐生死法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於生死而不動所以者何求佛道故堅住不動一切衆魔不能得便一切諸行得無所著等於生死亦等佛法於小道而不樂於大道而等見不動亦不轉是故菩薩得入生死法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泥洹陁嵐滅度法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隨諸習俗現泥洹道知一切法習而滅之於泥洹行不般泥洹於泥越行不永泥越」。

一　六七五頁中末行第九字「千」，石無。

一　六七五頁下一行末字「照」，石作「炤」。

一　六七五頁下二行經名，石作「須真天子經卷上終」；磧作「須真天子經卷上」；資、普、南、徑、清無；末換卷。

一　六七五頁下二行經名後，麗有附記一段，茲附於卷末。

佛說須真天子經卷第二

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荅法議品第二

須真天子剡語文殊師利童子言如來為我發遣三十二事章句法品惟願重為廣說名解云何菩薩於此大乘意不忘信文殊師利荅言心自審信不隨他教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所作堅强荅言降棄諸欲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寂偶之福荅言了知法界而不動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无导行荅言不為諸入之所惑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去離冥塵荅曰知諸法界本皆淨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入衆勇辯離諸恐畏荅言選求諸法不可得貌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所聞義依而有護荅言知諸法黙然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依護荅言已知住法界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而得順教荅言不隨諸音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隨法教文殊荅言得諸解脫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

無過者荅言於諸法心不動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降伏魔衆荅言以空覺於愛欲而求道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智不可逮文殊荅曰得諸佛法悉受持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不為世法所汙荅曰隨世俗行無能汙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諸深行荅言於空法不恐懼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知巧方便根荅曰於六情悉見諸情之本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至脫門荅言於一切門為說脫教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奇特方便荅言於生死索泥洹求而見之於泥洹見生死徑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所作得因緣方便荅曰住於無數悉見一切諸法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律方便荅言視一切法無所屬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善權方便荅言隨世所作不離不著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吉祥願荅言已逮道聖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忍辱力荅言從本已來至於泥洹悉知諸法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度彼岸荅言悉知

一切異法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饒益一切答言悉知无盡法界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為衆所愛答言視諸佛刹無有色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衆稱譽答言不於諸法言是我所非我所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德不可盡答曰等知諸法如虛空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堅其本要答言於法界无所破壞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為豪尊答言无心悉知一切心故天子得問云何菩薩而復為師答言於无念法无所捨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曉知衆事答言知一切法無依無怙无来往故是故天子菩薩得曉了衆事尒時文殊師利說是事時八万菩薩得无所從生法忍於是世尊讚文殊師利童子言善哉善哉如所解說分別法義何快如此

法純淑品第三

於是須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言仁者我所問法為純淑不答言世之所有欲而无猒心悉捨離審於法陳則為之純淑如吾所報卿爲所問是復

純淑法耶法乎天子无純無淑所以者何無像貌故法乎天子不可得見所以者何目之所視不極於微用有著故法乎天子亦無作者所以者何用無起故法乎天子无有道徑所以者何无吾無我故法乎天子悉皆平等所以者何如虛空故法乎天子不可得等所以者何用无侶故法乎天子常住无来無去无語無言无毀無譽離於毀譽无綺無飾无醜無陋故法乎天子無穿无漏無補无納所以者何過於魔行故法乎天子無長无養所以者何離於起滅故法乎天子無處无住所以者何樂於法界故法乎天子无所畏所以者何用不惑故法乎天子无所受所以者何離於貢高故法乎天子不貢高所以者何習寂然故法乎天子習寂然所以者何離諸念故法乎天子无所念所以者何降諸異道故法乎天子無有擇窟所以者何離嫉怒癡故法乎天子空所以者何從本以来淨故法乎天子无相所以者何无聲名故法乎天子

無願所以者何不造立識故法乎天子无造立所以者何無疆界故法乎天子无所猗所以者何用无雙故法乎天子无動揺所以者何用堅住故法乎天子无無我所以者何用不滅故法乎天子无人所以者何從本已来無所生故法乎天子无常所以者何无所起故法乎天子無所起所以者何習无所生故法乎天子所生所以者何無苦器想故法乎天子无有想所以者何離諸相故如是天子此則為法之純淑義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法無所所亦无有要云何仁者說純淑法議乎答言善哉善哉如卿所語誠无有異無所有者此則純淑法議所以者何无身口意所作是則法之純淑也所以然者天子法无樔窟故有樔窟者身與意而異則為非時之心施

天子復問云何得知非時之心答言天子有身為六衰相所繫而計有常則知非時之心知法求名著音聲響而隨邪徑則知非時之心知法及僧

受道果證則知非時之心知愛欲本所想施與則知非時之心知識而離寂淨則知非時之心畢三惡道得出為人志在天福則知非時之心其意不調而欲布施則知非時之心意无寂滅則知非時之心意有猗怙而欲忍辱則知非時之心不淨其意而欲精進則知非時之心多念喜忘禪思不定則知非時之心自大貢高忽於智慧則知非時之心住於我所而欲行慈則知非時之心志於猶豫而欲行哀則知非時之心行墮四證而欲行喜則知非時之心住於有身而欲行護則知非時之心无身痛意而欲念法不應止則知非時之心知諸起滅不應斷則知非時之心身意相猗不應神足則知非時之心以六情猗於五根則知非時之心以所見力依於五力則知非時之心知七法无覺意則知非時之心念愛欲會不應八直則知非時之心於苦智而有疑則知非時之心於習而有疑則知非時之心於滅盡而有疑則知非時之心

賣俗所有欲入於道則知非時之心如是天子受持淨心用專著故則知非時之心

天子復問云何得知是時之心荅言天子心等如虛空則知是時之心復問云何心如虛空荅言如虛空无心心亦如是如是心心等如虛空復問誰當信心等如虛空荅言天子計有吾我人者則不信天子復問計吾我人者何所是荅言心等如虛空而欲增益過出其上復問云何增益過出其上荅言計有常者便欲出其上計无常者亦欲出其上苦者亦欲出其上樂者亦欲出其上憂者亦欲出其上無憂者亦欲出其上計有身者亦欲出其上計無身者亦欲出其上空无相無願亦欲出其上幻夢水中月影響一切諸法其辭如是如是等而復欲出其上如法有所處便可增益婬怒癡更相猗復欲出其上形此生死之不可讚歎泥洹之事復欲出其上如是天子是為計吾我人者復問云何得无瞋恚而不很荅言從生死出

住泥洹還世間滅諸愛欲而淨行於滅不永滅於起無所起諸形音聲不以畏懼如是滅為習者有所脫脫習者為已度如是事一切法不能舉其切不能勝其德是為无恚而不恨說是法時三万二千天子得法眼淨五千比丘心得解脫万二千菩薩得忍辱力

聲聞品第四

於是須真天子謂大弟子仁者所孤疑可問文殊師利長老摩訶迦葉前問文殊師利言菩薩云何行八惟務禪荅言菩薩於八惟務禪本無无所造立禪无恚禪等禪是菩薩禪復問云何作是說荅言惟迦葉身本无無造立於三界者便起愛欲已了離欲是故知身本无於三界无所造於欲无所想已知空而立禪於是迦葉而作此說八惟務禪本無无造禪無恚禪等禪則菩薩禪於是迦葉默而无言賢者舍利弗復問云何菩薩得無尋慧荅言唯舍利弗菩薩於諸尋而无諸尋無制者一切愛欲而皆見

知而不捨離所以者何養護一切故
是故菩薩得无导慧
賢者摩訶目犍連復問云何菩薩而
得神足荅言惟目犍連菩薩於无為
而無所受度脫一切而降盡之不於
有為所受所以者何將護一切故是
故菩薩得大智慧神足
長老須菩提復問云何菩薩得知他
法行荅言惟須菩提菩薩於一切他
異法悉了知之心於道事而不猒常
樂三昧而无足諸所作為而示現是
故菩薩得知他法行
賢者分稱文陁尼子復問云何菩薩
博採衆義說明慧法荅言惟分稱菩
薩悉示一切諸根隨所樂喜而說其
德无常苦非身之義各令得其所无
數生死百千刼持是法義而遍教授
無有減盡其智如是是故菩薩博採
衆義說明慧法
賢者離越復問云何菩薩如常樂禪
荅言惟離越菩薩習三摩越悉知諸
法於諸乱意者而起大哀令發无央
數行不禪无所樂是故菩薩得禪

賢者憂波離復問云何菩薩得持法
藏荅言惟憂波離菩薩悉知諸法隩
藏從本已来泥日離愛欲者已應法
藏教授一切為示愛欲令覺知之於
愛欲中令起道意是故菩薩得法隩藏
賢者阿郝律復問云何菩薩得天眼
徹視荅言惟阿郝律菩薩於十方諸
色悉照見已有色習而為示現於一
切法悉示現無所著令尋跡而得出
是為菩薩天眼徹視
賢者薄鳩盧復問云何菩薩得諸根
寂定荅言菩薩於一切界視如佛界
於佛界視諸界无所有是故菩薩得
諸根寂定
賢者鳶掘魔復問云何菩薩得利諸
根荅言菩薩視諸逆悪等之如道是
故菩薩得利諸根
賢者摩訶迦旃延復問云何菩薩得
分別知衆經方便荅言菩薩得四等
無盡何等為四一者義二者法三者
次第四者報荅是為四以一絶句於
百千刼廣為一切分別演教而是教
不近有為不有所染已淨無所却而

是教於諸法界不動轉於一切受而
為作受是故菩薩得分別知衆經方便
賢者摩訶拘絺復問云何菩薩得義
法次第報荅四事荅言菩薩於寂然
法得此已義等教授以住於法以法
等教授於所為常歡喜而无恨以等
次第教授而響不可護持以報荅教
授是故菩薩得義法次第報荅
賢者羅雲復問云何菩薩得淨其戒
荅言惟羅雲菩薩以淨戒三昧捨戒
犯戒將養一切是故菩薩而得淨戒
賢者阿難復問云何菩薩而得博聞
荅言菩薩一切諸佛所說樂欲聽聞
已聞則受其義聞已皆持所問便以
教授是為菩薩而得博聞於是諸大
弟子歡喜默然
尒時須真天子謂諸大弟子言屬文
殊師利所說法仁寧有是事乎諸大
弟子言吾等尚不能了知一法何況
尒所法耶天子言仁者若干種身各
各異類其道一義也大弟子荅言辭
如牛蹄中水諸餘弟子所知如是若
車轂隱地其處受水吾等之類其辭

如是辟如大海其水廣長无有邊幅深難无底於聲聞辟支佛中菩薩為尊天子讚言善哉善哉所說至誠而不貢高文殊師利言如是天子弟子所言而不貢高稱譽菩薩審諦實不天子問文殊師利仁者云何作是說荅言如是天子聲聞辟支佛為猗貢高為離貢高菩薩貢高出彼輩上合聚佛法則是菩薩為行勇悍天子復問菩薩貢高欲令他人稱譽耶荅言欲將導一切故如是天子天子復問云何如是荅言天子是故菩薩方便稱譽佛乘毀弟子乘於大衆中自現身所行及法事所以者何欲令一切皆發道意不欲使人起小道意所以者何焦燒佛種故教一切人皆令遠離所以者何不欲令人貪樂故也如是天子欲令菩薩發大乘滅弟子乘故天子復問得无過耶荅言天子稱譽摩尼琉璃水精甚淨无所沽汙寧復過乎天子報言所說無過荅言如是天子菩薩稱大乘毀弟子乘不增不減也天子辟如長者子稱譽轉輪聖王功德毀呰國中諸貧乞者豈有不可天子言無不可也文殊師利自如所說耶荅言如是天子菩薩稱譽大乘而毀弟子乘者而无所損佛尒時讚歎文殊師利言善哉善哉如是所說為甚快也何以故文殊師利稱譽大乘毀弟子乘弟子則毀一切乘矣所以然者大乘者皆生一切乘故

佛說須真天子經卷第二

佛說須真天子經卷第二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一行經名、二行譯者，資、磧、普、南、經、清無，未換卷。

一　六八一頁中一行，石作「須真天子經荅法義品第二卷中」。

一　六八一頁中二行「月氏」，石無。

一　六八一頁中三行首字「荅」，磧、普、南作「須真天子經荅」。

一　六八一頁中六行第六字「名」，資、普、南、清、麗作「令」。

一　六八一頁中八行第四字「他」，資、磧、普、南、經、清作「他人」。

一　六八一頁中九行第五字「荅」，石、資、磧、普、南、經、清作「文殊師利荅」。下同惟六八四頁下七行、八行、二一行之「荅」字例外）。

一　六八一頁中一〇行第八字「偶」，麗作「禑」。

一　六八一頁中一七行第一一字「知」，資、磧、普、南、經、清作「已知」。

一　六八一頁中一八行「護法」，資、麗作「法議」；普、南、經、清作「法奧」。

一　六八一頁中二〇行第五字「教」，資、磧、普、南、經、清作「世尊教」。

一　六八一頁中二一行第八字「隨」，資、磧、普、南、經、清作「承」。

一　六八一頁中二一行「文殊」，石、資、磧、普、南、清作「文殊師利」，下同。

一　六八一頁下九行第四字「方」，石、麗無。

一　六八一頁下一一行第八字「門」，資、磧、普、南、徑、清作「問」。

一　六八一頁下一四行「所作」，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八一頁下一五行「方便」，資、磧、普、南、徑、清作「方便知諸所作」。

一　六八一〇行「道聖」，諸本作「道智」。

一　六八二頁上一行第三字「異」，石作「諸」。

一　六八二頁上三行末字「視」，資、磧、普、南、徑、清作「觀」。

一　六八二頁上九行「法界」，資、磧、普、南、徑、清作「諸法界」。

一　六八二頁上一一行第五字「得」，諸本作「復」。

一　六八二頁上一一行第一二字「復」，諸本作「得」。

一　六八二頁上一四行第八字「往」，資、磧、普、南、徑、清作「無往」。

一　六八二頁上一五行第四字「了」，資、磧、普、南、徑、清作「知」。

一　六八二頁上一九行，石、資、磧、普、南、麗於品名前加經名作「須真天子經法純淑品第三」。以下例同。

一　六八二頁上二二行末字至末行首字「則爲」，石、資、磧、普、南、徑、清作「是則法」；麗作「則爲法」。

一　六八二頁中六行第五字「無」，石、資、磧、普、南、徑、清作「非」。

一　六八二頁中一六行第七字「受」，石、麗作「愛」。

一　六八二頁中二〇行第二字「降」，資、磧、普、南、徑、清作「降伏」。

一　六八二頁中二〇行「擽窟」，資、磧、普、南、徑、清、麗作「巢窟」，下同。

一　六八二頁中末行第二字「相」，石、麗作「想」。

一　六八二頁下二行第一〇字「疆」，資、磧、普、南、徑、清作「境」。

一　六八二頁下五行第五字「无」，資、磧、普、南、徑、清、麗無。

一　六八二頁下五行第一二字「用」，資、磧、普、南、徑、清作「則」。

一　六八二頁下九行第一一字「所」，諸本作「無所」。

一　六八二頁下一〇行第四字「苦」，徑、清作「若」。

一　六八二頁下一〇行第六字及末字「想」，石、資、磧、普、南、徑、清作「相」。

一　六八二頁下一三行「所所」，諸本作「所有」。

一　六八二頁下一三行第八字「有」，石、麗作「所」。

一　六八二頁下一四行第七字「言」，石、資、磧、普、南、徑、清作「天子言」。

一　六八二頁下一六行首字「議」，資、

磧、普、南、徑、清作「義也」。

一　六八二頁下一六行末字「法」，資、磧、普、南、徑、清作「法法」。

一　六八二頁下二〇行「云何」，石、資、磧、普、南、徑、清作「文殊師利云何」，下同（惟六八五頁上六行「云」何例外）。

一　六八二頁下二一行「相所」，資、磧、普、南、徑、清作「所相」。

一　六八三頁上二行首字「所」，資、磧、普、南、徑、清、麗作「邪」。

一　六八三頁上二行第二字「想」，麗作「相」。

一　六八三頁上二行第一二字「識」，資、磧、普、南、徑、清、麗作「戒」。

一　六八三頁上三行第二字「淨」，麗作「靜」。

一　六八三頁上六行第二字「滅」，資、磧、普、南、徑、清作「滅而欲持戒」。

一　六八三頁上九行第一三字「忽」，石無，資、磧、普、南、徑、清作「求」；麗作「忽」。

一　六八三頁上一二行第一一字「四」，資、磧、普、南、徑、清作「於四」。

一　六八三頁上一四行第一一字「痛」，石、磧、普、南、徑、清、麗作「痛痒」。

一　六八三頁上一五行第一三字「諸」，磧、普、南作「識」。

一　六八三頁上一九行第一一字「七」，資、磧、普、南、徑、清作「立」。

一　六八三頁上二〇行第一一字「會」，資、磧、普、南、徑、清、麗作「貪」。

一　六八三頁上二二行第七字「習」，石、資、磧、普、南、徑、清作「集」。

一　六八三頁中五行、一一行及二二行「復問」，石、資、磧、普、南、徑、清作「天子復問」。

一　六八三頁中六行第三字「心」，石、資、磧、普、南、徑、清作「心等」。

一　六八三頁中六行第九字「如」，資、磧、普、南、徑、清作「天子如」。

一　六八三頁中七行「復問」，資、磧、普、南、徑、清作「天子復問文殊師利」。

一　六八三頁中九行及一一行「復問」，資、磧、普、南、徑、清作「復問文殊師利」。

一　六八三頁中一〇行第七字「心」，石、資、磧、普、南、徑、清作「天子心」。

一　六八三頁中一七行首字「相」，石、麗作「想」。

一　六八三頁中二一行首字「之」，石、麗無。

一　六八三頁中末行第一一字「從」，資、磧、普、南、徑、清作「天子從」。

一　六八三頁下一行首字「住」，石、麗作「住於」。

一　六八三頁下二行第一〇字「諸」，石作「於」。

一　六八三頁下五行第八字「爲」，石、資、磧、普、南、徑、清作「爲天子」。

一　六八三頁下五行「无恚而不恨」，石作「无恚而不很」；資、磧、普、南、徑、清作「無瞋恚而不很」；麗作「無瞋恚而不很」。

一　六八三頁下七行第一三字至八行第二字「得忍辱力」，資、磧、普、南、徑、清作「皆得法忍」。

一　六八三頁下一〇行第八字「大」，磧、普、南、徑、清、麗作「諸大」。

一　六八三頁下一三行第三字「言」。資、磧、普、南、徑、清作「迦葉言」。

一　六八三頁下一四行「復問」，石、資、磧、普、南、徑、清作「迦葉復問」。

一　六八三頁下一七行第七字「於」，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八三頁下一八行第一〇字「於」，石、麗作「如」。

一　六八三頁下一九行「造禪」，資、磧、普、南、徑、清作「所造立禪」；麗作「造立禪」。

一　六八三頁下二〇行第一三字「而」，資、磧、普、南、徑、清作「然」。

一　六八三頁下二二行「唯舍利弗」，麗無。

一　六八三頁下二二行末字「无」，資、磧、普、南、徑、清、麗作「無恚恨於」。

一　六八三頁下末行「罣尋」，石作「罣限於諸罣尋」。

一　六八四頁上五行第四字「受」，資、磧、普、南、徑、清作「愛」。

一　六八四頁上六行「所受」，石、麗作「有所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所愛」。

一　六八四頁上六行第一〇字「護」，石作「得天」。

一　六八四頁上七行「智慧」，諸本無。

一　六八四頁上一三行及一四行「分作「養」。

一　六八四頁上一三行第四字「視」；耨」，石、麗作「分褥」；資、磧、普、南、徑、清作「視如」。

一　六八四頁上一五行第三字「示」，資、磧、普、南、徑、清作「言唯視」。

一　六八四頁上一六行末字「无」，資無。

一　六八四頁上一八行第三字「減」，資、磧、普、南、徑、清、麗作「滅」。

一　六八四頁上二〇行「離越」，資、磧、普、南、徑、清作「蠡越」，下同。

一　六八四頁上二〇行第一一字「如」，資、磧、普、南、徑、清作「而」。

一　六八四頁中八行第八字「習」，資、磧、普、南、徑、清、麗作「習者」。

一　六八四頁中八行第一三字「於」，資、磧、南、徑、清無。

一　六八四頁中一〇行第五字「天」，資、磧、南、徑、清作「得天」。

一　六八四頁中一二行第四字「言」，石、資、磧、普、南、徑、清作「言唯薄鳩盧」。

一　六八四頁中一三行第四字「視」；資、磧、南、徑、清作「視如」。

一　六八四頁中一六行第三字「言」，石、資、磧、普、南、徑、清作「言唯鶩掘魔」。

一　六八四頁中一九行第九字「言」，石、資、磧、普、南、徑、清作「言唯迦旃延」。

一　六八四頁中二二行第一二字、末行末字及同頁下七行第五字「而」，石、資、磧、普、南、徑、清作「如」。

一　六八四頁中末行「爲不有」，資無。

一　六八四頁下四行第九字「言」，石、資、磧、普、南、徑、清作「言唯拘絺」。

一　六八四頁下六行末字至七行第二字「等次第」，資、磧、普、南、徑、清作「次第等」。

一　六八四頁下七行「報荅」，石、資、磧、普、南、徑、清作「報荅等」。

一　六八四頁下一三行第二字「言」，石、資、磧、普、南、徑、清作「言唯阿難」。

一　六八四頁下一四行第一二字「問」，資、磧、普、南、徑、清、麗作「聞」。

一　六八四頁下一九行第一二字「法」，清作「切」。

一　六八四頁下二一行「一義」，資、磧、普、南、徑、清、麗作「義一」。

一　六八四頁下二二行第三字「蹄」，資、磧、普、南、徑、清、麗作「跡」。

一　六八五頁上一行第七字「其」，資、磧、普、南、徑、清作「中」。

一　六八五頁上一行第一〇字「長」，資、磧、普、南、徑、清作「長大」。

一　六八五頁上二行第三字「无」，諸本作「得」。

一　六八五頁上六行第三字「問」，資、磧、普、南、徑、清作「復問」。

一　六八五頁上九行末字至一〇行首字及一九行「復問」，石、資、磧、普、南、徑、清作「復問文殊師利」。

一　六八五頁上二〇行第一二字「沽」，資、磧、普、南、徑、清作「點」；麗作「沾」。

一　六八五頁上二二行第六字「稱」，資、磧、普、南、徑、清、麗作「稱譽」。

一　六八五頁中三行第四字「耶」，石、資、磧、普、南、徑、清作「耳」。

一　六八五頁中四行第四字「毀」，麗作「毀呰」。

一　六八五頁中五行「如是」，石、資、磧、普、南、徑、清作「文殊師利如是」。

一　六八五頁中七行第八、九字「弟子」，石、資、磧、普、南、徑、清作「毀弟子乘」。

一　六八五頁中八行第五字「者」，石、資、磧、普、南、徑、清作「者文殊師利其」；麗作「者其」。

一　六八五頁中末行經名，石無；資、普、南、徑、清作「須真天子經卷上」；磧作「須真天子經」。

佛說須真天子經卷第三

西晉月氏　藏坐法護譯

無畏品第五

須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菩薩何從造發道意文殊師利荅言天子菩薩從一切欲而起道意天子復問文殊師利去何正作此語文殊師利荅言天子菩薩於愛欲中與欲從事今乃成道不隨愛欲則菩薩何緣得起一切道意天子復問文殊師利心從何所建立於道文殊師利荅言天子於諸佛法中建立道意何以故天子道意本從諸佛法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一切佛法在何所起文殊師利荅言天子一切佛法本无無所起何以故天子如虛空本無從虛空本起一切佛法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一切佛法為幾何乎可數知不文殊師利荅言天子如諸法等佛法亦今所以者何如一切法如來從是寂正覺故是故天子如諸法等佛法之數等亦如是天子復問去何文殊師利婬怒癡寧復是佛法耶文殊師利荅言今天子婬怒癡是為佛法何以故愛欲无覺以道之教教授故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將无一切皆當得佛耶文殊師利荅言天子一切皆當得佛審當作佛卿莫疑也所以者何天子一切當得如來正覺故天子復問文殊師利去何皆得佛乎文殊師利荅言天子為入寂然為入空故天子復問文殊師利寂之與空去何得覺文殊師利荅言天子若不得空何從得覺乎用空無侶无强無弱故天子復問文殊師利如來曉空便得道乎文殊師利荅言今天子如所語空則是道佛說解空則為入道天子復問文殊師利如空之行當去何行文殊師利荅言天子無所壞敗是天子无色欲行是則空行於欲界行不為情行亦不香行亦不色行亦不無色行亦不身行亦不心行何以故不行是行是亦空故天子復問文殊師利如來為不行是本空行耶文殊師利荅言天子如來之空亦如是空彼无所有於我亦今如无所行則如

來行天子復問文殊師利如无所有當何等行文殊師利荅言天子如無所有當行无所有不他餘行至於他餘亦无所有如是行是亦无所有天子復問文殊師利假无所有持何等來文殊師利荅言天子至於婬欲而離於欲則名曰无所有於婬欲中習無所有貪怒癡欲无欲不欲是故名曰无所有也於欲不習名曰無所有以吾我身而住空行名曰无所有習是无所有亦無所有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所習而无所有文殊師利荅言天子習寂然則無所有是空是閑是不生无所起寂然則無所有習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所施作而名為習文殊師利荅言天子無所壞敗是名曰習明諸所有而无沾汙是名曰習不可限度等如虛空是名曰習離於貢高常照明一切是名曰習亦不多亦不少是名曰習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所是不曉習者文殊師利荅言天子不知法習者是名不曉習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所名曰曉於習者

文殊師利荅言天子知法習者是則
曉習天子復問文殊師利意不妄信
何所是其相文殊師利荅言天子諸
無罣导行是其相天子復問文殊師
利意不妄信菩薩云何報畢信施之
恩文殊師利荅言天子意不妄信者
是名日眼見了一切諸法不隨他人
教有所信從也意不妄信者不復報
信施之恩何以故從本已來悉清淨
故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下鬚髮
菩薩不肯入衆不隨其教是名何等
當何所應文殊師利荅言天子除鬚
髮菩薩不肯入衆不隨他故是名日
世之寂厚也何以故天子所作无為
名日衆僧菩薩不住无為不止無為
是故名日世之寂厚者天子復問文
殊師利設使菩薩正住於无為有何
等荅文殊師利荅言天子設使菩薩
住於無為无益一切便墮弟子習為
滅度是其荅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
無為則八道地有為則凡人地菩薩
為住凡人地故為世之寂厚耶文殊
師利荅言天子不也所以者何菩薩

亦不住於无為地亦不住於有為地
是故名日世之寂厚何以故菩薩興
發行者會止於有為不住无為不造
无為是故為世作厚住於有為悉知
可否處住於无為知諸慧處已知有
為可否便住其中已知无為慧不止
其中天子譬如勇悍健男子張弓建
箭仰射虛空箭不住空亦不下墮
文殊師利語天子言是為難不天子
報言甚難甚難文殊師利言菩薩所
作又難於此所以者何於有為中而
不捨離便得无為故住於無為於有
為中養護一切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菩薩之畏從有
為致耶從無為致乎文殊師利荅言
天子菩薩畏懼從兩因緣致亦從有為
亦從无為所以者何從有為中畏於
愛欲在无為中畏於無欲天子復問
文殊師利尚無愛欲云何復畏文殊
師利荅言天子於三界不近是則為
畏不近三界為墮弟子地天子復問
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无所畏文殊
師利荅言天子菩薩於有為中常行

智慧之慧以善權慧不墮无為是為
菩薩得無所畏復次天子菩薩以一
切故不捨有為以佛法故不墮无為
是為菩薩從得无畏復次天子菩薩
所有福施因緣近於有為所有佛慧
因緣不墮無為是為菩薩得无所畏
復次天子菩薩住於有為為已立禪
住於權慧為從禪還是為菩薩得无
所畏復次天子菩薩以道意住便起
功德以大哀住廣護一切是為菩薩
得无所畏復次天子菩薩於空閑住
覺知魔事已善權住降伏魔行是為
菩薩得無所畏復次天子菩薩以大
慈住普而說法以大哀住為行雜施
是為菩薩得无所畏復次天子菩薩住
於生死殖泥洹本住於泥洹殖生死
本是為菩薩得无所畏復次天子菩
薩於不生中而為已生於有為中為
已出生現所見法不於五陰及與六衰
有所稱譽悉見知離而无所生寂然
已寂不然不熾於然熾中而无所生
悉持愛欲不為愛欲之所沾汙學者
不學者皆為已伏不以弟子解脫而

為奇異入於人身不捨法身於魔界而現行於法界無所放以慧入於无為以權從无為而還多所分現諸可不可皆而忍之佛所示現常思樂見法所示現而無狐疑是為天子菩薩得無所畏

須真天子經住道品第六

尒時須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菩薩尒時須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荅言天子云何得住於道文殊師利荅言天子菩薩說滅貪法不於滅貪而求其證說滅婬怒癡諸愛欲法不於其中而求其證是故天子菩薩得住於道復次天子菩薩說空不以空為證說无相不以無相為證說无願不以無願為證說不會不以不會為證說无生不以無生為證說無所起不以無所起為證說无分際不以無分際為證說離貪不以離貪為證說離所作不以離所作為證說滅事不以滅事為證是為菩薩得住於道復次天子菩薩无所施為具檀波羅蜜不持戒為具尸波羅蜜有瞋恚為具羼波羅蜜以懈怠為具惟逮波羅蜜恚乱志為

具禪波羅蜜志愚癡為具般若波羅蜜是故天子菩薩得住於道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因作是說文殊師利荅言天子有四事无所施何等為四一者不捨一切二者不捨法三者不捨道意四者不捨諸功德是為四法不捨為具檀波羅蜜天子所以持戒用心未調故心已調便捨戒已捨誡出於冥已出冥為已明已捨明為得等已捨等便得慧已捨慧便得解脫示現慧天子當知如是是以捨戒為具尸波羅蜜天子設是菩薩形世弟子乘讚歎大乘已讚大乘為至大乘便具羼波羅蜜天子設是菩薩不為身口意所詭則為无懈怠所作如是法為具惟逮波羅蜜天子設是菩薩若於夢中心不念著兩際所以者何不樂弟子乘辟支佛乘故已不樂弟子辟支佛乘為至大乘已至大乘為具禪波羅蜜天子一切法皆癡辟如草木牆壁瓦石愚癡如是見用久習羸劣癡羲是故一切癡法之本以智慧慧備於道故便具般若波羅蜜天

子所作已應是為菩薩得住於道復次天子菩薩不捨生死跡不求泥洹跡於跡無斷於跡无作亦無所住其入邪者為立正道是為菩薩得住於道復次天子菩薩索一切人求一切法亦不得一切人亦不得一切法所以者何不捨菩薩道故所說至誠而皆有効是為菩薩得住於道復次天子菩薩知弟子道无所悕望知辟支佛道亦无所悕望知菩薩道具足其根滿諸功德然後乃隨是為菩薩得住於道復次天子菩薩如生死所作會皆為之所作果實不受也合會之態不能沾汙一切功德悉作道願不見有不退轉之道所以者何悉具足故是為菩薩得住於道復次天子菩薩於道而求於道而不滅度是為菩薩得住於道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於道而復求道文殊師利荅言天子以生死故名曰道菩薩求道欲脫一切故一切無所有亦无所求亦無所度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一切世間所入道是菩薩行耶文殊師利荅言

如是天子審如所說一切世間所入則菩薩行也何以故如是天子行於世間不為俗法之所沾汙也隨愛欲現無欲不墮无欲於生死而示現知一切法不生不起為無榮冀於无榮冀而不求證持於五陰六衰離於五陰六衰非我所見知持五陰六衰者一切而為說法五陰六衰空无所有亦不可見已知無所有便逮禪惟務三昧三摩越合以為一便得意止心便堅住已得堅住便能遍入一切人心其心不止為樂於魔衆菩薩不為魔事之所汙不捨於佛界於魔界隨所作為於法界處而不動還於人界處施護衆生是為菩薩精進隨一切世俗之行

菩薩行品第七

尒時須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謂菩薩為精進行願為說之吾等欲聞文殊師利荅言天子無所行是為甚清淨所敬之行皆已得住是菩薩行於諸所有无所缺減於空閑所作應意已辦意存於道是不忘行心意平

等是施與行心意已調是為戒行心意已寂是為忍辱行意不懈惓是精進行身意靜默是禪思行於法界行不著所有是智慧行不為不可是慈心行一切不有是大哀行愛欲非我所為已空是則喜行廓然無念是則護行不願天人是寂定行了知衆事是苦智行計陰如幻知緣起行无黑等類是滅知行分部以滅是道慧行不樂合聚是因慧行了知陰然是緣慧行於義史律是俱會行无處所義默無所語是依法行法界無所壞是依滅行名色無所有是依報行如音如響依上義行示現具好依身慧行身情嚴好具依經空行有罪自悔是依戒行知人心是天眼行罪淨是耳聰行戒甚淨是知他心行衆罪已畢是宿世行計三塗等是神足行心得自在是堅强行无所壞敗是為要行不動不揺是安造行不震不駭是為等行常念无怙是虛空行觀而悉知是為幻行莊嚴相是夢行邊幅相是炎行不聚相是影行不貪相是響行

義史律相是野馬行恍惚相是空行身分部相是无想行意分部相是不願行三界分部相是无相逢行相逢分部相是降伏魔行心意識不有不相是不斷三寶金剛行一切增益是行之相如是之心天子菩薩行道之行分別品第八

尒時須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住於道菩薩其行已過諸聲聞辟支佛上文殊師利荅言如是天子審如所言菩薩之行實過諸聲聞辟支佛上何以故亦无信證亦不持法亦不八行亦不須陁洹亦不斯陁含亦不阿那含亦不阿羅漢亦不辟支佛亦不多陁竭亦不三耶三佛亦不世多羅如是天子若不知此不計是菩薩為菩薩也亦不俗法亦不婬法亦不怒法亦不癡法亦不生死法亦不泥洹法若不知此不計是菩薩為菩薩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如此何因菩薩而得信證至泥洹法文殊師利荅言天子菩薩了信諸法一切遠離於欲無著不信於餘道所以者何信六

波羅蜜道故信已便持所可縛著者而度脫之常求未然之慧於生死亦不懼於泥洹無所畏是故菩薩得持信要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持法要文殊師利荅言天子菩薩一切諸佛所說法教皆悉持之不甘世味以法為飲食立於法義不住愛欲則得法力不為俗力得法義不尚俗義得法尊不為俗尊得依怙法不怙於人說中正法不說非法住法法處不處非法以法徹見審无蔽寻悉知諸法得陁羅尼諦識不忘以七珍事於寶具足猗一切法便得住於自在之法是故天子菩薩得持法要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是八事文殊師利荅言天子菩薩出於八邪以淨功德行八直行滿於所願便得入道一切世人在八難處皆悉住之於無難處為得男子八覺之念常願道意而不放捨得八惟務禪是故菩薩得是八事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須陁洹文殊師利荅言天子菩薩視一切

人皆如墮海隨水下流有多力者逆水上行斷生死流不毀其本行而得等斷於三惡之道一切使得安隱之處遠離於猶豫諦住佛法藏過於凡人跡樂立佛法跡了生死際便向泥洹門於諸世界第一之厚常立於人志泥洹行使人向道得會道場審現教授遠離生死在有為中示現无為而嗟歎之等樂於阿惟越致是故菩薩得入須陁洹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斯陁含文殊師利荅言天子菩薩知一切當來未然之法來入生死中護於一切而為說法令至无為不見有法至無為者亦不見來亦不見住雖示現來而無愛欲去則畢於所作來則不違於本要來則不隨於魔教來則到於道場來便持諸佛教而示現依怙諸法來護一切令度生死洌已得堅强神通之道无能壞者是故菩薩得入斯陁含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阿那含文殊師利荅言天子菩薩一

切所見而不復還不隨諸陰蓋不墮諸顛倒於是不復還亦不來亦不去於是不復還亦不從非法之教亦无所畏亦无所貪婬亦無瞋恚亦无愚癡不復還所作事常勝具滿於佛法去來功德等而无異一切所作已畢無會為已受決所可造而不起所不自在者以慧而度之黠不從他人侍是故菩薩得入阿那含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阿羅漢文殊師利荅言天子菩薩悉棄所有降伏貪欲而為一切說法諸瞋恚者而降伏之以法教授使除惡態伏諸愚癡以法而化已得空聚悉見諸法不捨一切精進於諸佛法心不樂世間一切合會皆无有常於供養中常為之軍辭如蓮花不著泥水无我無持亦无所有等持諸法常念為之以慧分別空隨人所樂而立其志宿命所願皆已滿足意之堅住不隨他人教諸語之好惡一切无所受歡喜而得決以決轉度一切是故菩薩得入阿羅漢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聲聞文殊師利荅言天子菩薩一切所不聞法而為說之是為聲聞於聲聞乘而無有信於諸著法已不生不起法界使未聞者聞緣諸因緣者以無我无人使習聞之於空法教不限佛法其所作法辟如虛空造諸法要聞常精進无所墨导從他聞法不受行自是於禪不隨他教去来現在所有音聲悉曉知之已斷所作不可盡以為得具足復得无盡辟喻法義悉知一切人意所行以慧示現而導利之隨其所欲而為說法令到其處而不貢高常行本願是故菩薩得入聲聞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辟支佛文殊師利荅言天子菩薩得因緣便知諸法无我無人无壽無命無有主而自莊飾者偽而無實无所屬其因緣相辟亦如是諦見諸因緣以道為飲食於律法而不捨是諸波羅蜜之侶一切道證則法之侶於四思事而无貢高是神通之侶知因緣法而不斷著不信餘業得平等覺道信

見知處不以為異意而不隨壞敗小乘功德為立大乘以因緣行一切諸法是故菩薩得入辟支佛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至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荅言天子菩薩悉覺於佛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至知一切法本皆空寂覺知一切本无所有覺知諸行於惡處人中天上意悉遠離衆所安樂所以者何悉曉了諸慧故自意覺智慧知諸欲空自身亦空以一時念則覺道次不為餘轉便現無數若干之事是故菩薩得至於佛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至多陁竭文殊師利荅言天子菩薩以如来道来如者為諦无一道志如者為造立如者為施與如者為戒如者為忍辱如者為精進如者為一心如者為智慧如者為善權如者為慧如者為人亦不人現立為人習斷生死行於諸行中等出其上度恐畏者至於彼岸所度無彼亦不在彼至於在此亦不在此用本淨故過於二處遠離於冥平等見明於冥无冥而度於

冥如来從空来壞散垢穢使歸於空是故菩薩得至多陁竭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至劫迦波壞生死處文殊師利荅言天子菩薩破壞愛欲得度三界生死之處於有處示現无處凡一切人皆擔重擔降壞魔衆於諸處所樂喜著者皆遠離之令放重擔絶離其處遍見所生善惡衆處已去所處樂捨貪婬以柔軟心用定身意定於戒智悉見惡處離而不著悉入諸身知一切態正生死處道導利福施廣設橋梁常樂供養滿覆三處未曾厭廢為三界人之所戴仰是故菩薩得至劫迦波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至三耶三佛平等覺文殊師利荅言天子菩薩心於五逆若於正道其意平等是故无不等覺等於所見及四顛倒等於陰蓋諸所覆蔽於道无異是故无不等覺等婬怒癡及於諸欲亦等於道是故無不等覺於凡人法習法不習法辟支佛法菩薩法悉等於道是故無不等覺是故菩薩得至三

耶三佛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至世多羅世尊文殊師利荅言天子菩薩教誡世人使得功德瞋恚不生聞法教者則皆奉持教非法教為轉法輪甘教慈教三千世界教為一切世尊教為受一切自歸為一切作燈明為一切明中寂明為一切作寂然之寂令一切人无有思想滅而不熾為一切人解諸狐疑狐疑諸難皆為已斷為一切人長益功德為轉輪王四天王釋梵之所禮為愚所輕不以恚恨為智所歎不以歡喜心恒平等常若虛空世尊為寂等於世間是故菩薩得至世多羅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鉢遮禪陁嵐凡人法文殊師利荅言天子菩薩一切人民所行以善權示現一切凡人行而知之無所著是故菩薩得入凡人法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勒迦陁嵐貪婬法文殊師利荅言天子菩薩常愁悲泣欲得佛法常貪樂成身如如來身慈向一切而无恚怒

是故菩薩得入貪婬法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翳陁嵐瞋恚法文殊師利荅言天子菩薩於一事中見十八事於聲聞辟支佛乘辟如寃家不勸發人使起是業於有為中而現愛欲於愛欲中心无所著所以者何欲養一切故是故菩薩得入瞋恚法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瞢訕陁嵐愚癡法文殊師利荅言天子無所識知是名曰癡於无識習習等定法亦不知亦不曉亦不喘亦不息亦不作亦不壞是故菩薩得入愚癡法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僧薩陁嵐生死法文殊師利荅言天子菩薩於生死而不動所以者何求佛道故堅住不動一切衆魔不能得其便一切諸行得无所著等於生死亦等佛法於小道而不樂於大道而等見不動亦不轉是故菩薩得入生死法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

泥洹陁嵐滅度法文殊師利荅言天子菩薩隨諸習俗現泥洹道知一切法習而滅之於泥洹行不般泥洹於泥日行不永泥日是故菩薩得入滅度法

佛說須真天子經卷第三

庚子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須真天子經卷第三

校勘記

一 底本，麗藏本。

一 六九〇頁上一行經名、卷次；二行譯者，石無，未換卷。

一 六九〇頁上一行，資、磧、普、南、經、清作「須真天子經卷下」。

一 六九〇頁上二行，資、磧、普、南、經、清作「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一　六九〇頁上三行品名，石作「須真天子經無畏品第五」。

一　六九〇頁上四行第一三字「何」，石作「云何」。

一　六九〇頁上九行第四字「隨」，石作「墮」。

一　六九〇頁上一六行「從虛空本起」，資、磧、普、南、徑、清作「所從起虛空起」。

一　六九〇頁中三行第五字「教」，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九〇頁中七行第四字「正」，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九〇頁中八行第四字「得」，磧、普、南、徑、清作「當得」。

一　六九〇頁中八行第六字「乎」，石、資無。

一　六九〇頁中一二行第六字「無」，石無。

一　六九〇頁中末行首字「彼」，資作「從」。

一　六九〇頁下二行第三字「等」，資、磧、普、南、徑、清作「所」。

一　六九〇頁下一四行第九字「則」，石無。

一　六九〇頁下一七行第一〇字「沾」，磧、普、南、徑、清作「點」。

一　六九一頁上一行第九字「知」，石、資、磧、普、南、徑、清作「了知」。

一　六九一頁上七行第三字「曰」，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九一頁中一二行「天子」，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九一頁上一三行第五字「肯」，石無。

一　六九一頁上一三行「他故」，石、資作「教」；磧、普、南、徑、清作「他教」。

一　六九一頁上一六行第四字「曰」，石作「爲」。

一　六九一頁上一六行第六字「之」，資無。

一　六九一頁上一七行第一〇字「於」，石無。

一　六九一頁上一八行「等咎」，石、資、磧、普、南、徑、清作「咎耶」。

一　六九一頁中二行第六字「興」，石、磧、普、南、徑、清作「與」。

一　六九一頁中四行第八字「厚」，資、磧、普、南、徑、清作「最厚」。

一　六九一頁中七行末字「建」，磧、普、南、徑、清作「遣」。

一　六九一頁中一二行第八字「故」，資、磧、普、南、徑、清作「不」。

一　六九一頁中一六行第九字「因」，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九一頁中二一行第三字「近」，石、資、磧、普、南、徑、清作「近於」。

一　六九一頁下七行第七字「住」，石作「得无所畏住」。

一　六九一頁下二〇行第一二字「生」，石作「至」。

一　六九一頁下二二行「沾汙」，資、磧、普、南、徑、清作「玷汙」。

六九二頁下一四行及六九三頁上三行「沾汙」同。

一　六九二頁上二行第三字「行」，經作「形」。

一　六九二頁上四行「皆而」，資、磧、普、南、經、清作「而皆」。

一　六九二頁上六行與七行之間，石有「須真天子經卷中終」一行。

一　六九二頁上七行，石作「須真天子經住道品第六卷下。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一　六九二頁上七行「須真天子經」，經、清無。

一　六九二頁上一一行首字「說」，資、磧、普、南、經、清無。

一　六九二頁中一二行第八字「設」，磧作「說」。一四行第九字、一六行第一一字同。

一　六九二頁中一三行第一三字「大」，石作「人」。

一　六九二頁中一四行第三字「羼」，石、資、磧、普、南、經、清作「羼提」。

一　六九二頁中一五行末字一六行首字「是法」，資、磧、普、南、經、清作「法是」。

一　六九二頁中一六行「天子」，資、磧、普、南、經、清作「復次天子」。

一　六九二頁中二一行首字「羸」，資、磧、普、經、清作「羸」。

一　六九二頁中末行第二字「慧」，石、資、磧、普、南、經、清無。

一　六九二頁下二一行第一二字「求」，資、磧、普、南、經、清作「求亦無所不求亦無所有亦無所救」。

一　六九三頁上三行第一一字「隨」，資作「墮」。

一　六九三頁上四行第四字「墮」，磧、普、南、經、清作「隨」。

一　六九三頁上一一行「其心」，資、磧、普、南、經、清無。

一　六九三頁上一七行，資、磧、普、南作「須真天子經菩薩行品第七」。同頁下七行例同。

一　六九三頁中二行第五字「爲」，資、磧、普、南、經、清無。

一　六九三頁中八行末字「黠」，資作「默」。

一　六九三頁中一〇行第一一字「陰」，磧、普、南、經、清作「寂」。

一　六九二頁中二一行首字「所」，資、磧、普、經、清作「所」。

一　六九三頁中一二行第一二字「好」，資、磧、普、南、經、清無。

一　六九三頁中末行第一〇字「貪」，資、磧、普、南、經、清作「會」。

一　六九三頁下二行第七字「想」，資、磧、普、南、經、清作「相」。

一　六九三頁下一二行末字「行」，資、磧、普、南、經、清作「等」。

一　六九三頁下一六行第六字「知」，經作「如」。

一　六九三頁下一九行第三字「知」，資、磧、普、南、經、清作「如」。

一　六九四頁上八行第九字「義」，資作「識」。

一　六九四頁上九行第一二字「尚」，資作「向」。

一　六九四頁上一一行第一〇、一一

字「住法」，資、磧、普、南、徑、清作「法住」。

一　六九四頁上一三行第四字「羅」，資、磧、普、南、徑、清作「隣」。

一　六九四頁上一五行第一二、一三字「天子」，資、磧、普、南、徑、清作「須真天子」。

一　六九四頁上一八行首字「行」，資、磧、普、南、徑、清作「得」。

一　六九四頁上二一行首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便得」。

一　六九四頁中二行末字「得」，資無。

一　六九四頁中四行第一一字「藏」，資、磧、普、南、徑、清作「滅」。

一　六九四頁中一五行第一三字「住」，資、磧、普、南、徑、清作「往」。

一　六九四頁下一行第一二字「盖」，資、磧、普、南、徑、清作「得」。

一　六九四頁下四行第五字「所」，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九四頁下七行第二字「會」，資、磧、普、南、徑、清作「貪」。

一　六九四頁下八行末字「侍」，資、磧、普、南、徑、清作「待」。

一　六九四頁下一六行第二字「樂」，資、磧、普、南、徑、清作「樂於」。

一　六九五頁上九行第七字「隨」，資、磧、普、南、徑、清作「從」。

一　六九五頁上一一行「以爲得」，資、磧、普、南、徑、清作「已爲德」。

一　六九五頁上一七行第三字「便」，資、磧、普、南、徑、清作「方便」。

一　六九五頁上一八行第四字「而」，資、磧、普、南、徑、清作「如」。

一　六九五頁上二〇行「律法」，資、磧、普、南、徑、清作「法律」。

一　六九五頁中一五行第一一字「道」，資、磧、普、南、徑、清作「遺」。

一　六九五頁中二一行末字「在」，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九五頁下一一行「空來」，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九五頁下九行第三字「善」，徑作「喜」。

一　六九五頁下一二行首字「正」，磧、普、南、徑、清作「止」。

一　六九五頁下二一行第一二字「人」，資、磧、普、南、徑、清作「夫」。

一　六九六頁中五行第六字「寃」，資、磧、普、南、徑、清作「怨」。

一　六九六頁中一九行首字「其」，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九六頁下四行第二字及第七字「日」，諸本作「曰」。

一　六九六頁下四行第一二字「得」，徑無。

一　六九六頁下六行經名、卷次，資、磧、普、南、徑、清無。

佛說須真天子經卷第四

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頌偈品第九

須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童子云何菩薩得持權慧自在所入隨俗教化介時文殊師利便為天子歌頌偈言

心於欲无所著　常志求無上道
以是故智慧相　常使願於此道
意所習眼悉見　如是者善權相
令一切皆發意　心於道无所捨
一切人亦無人　智慧者曉了是
悉已淨諸空寂　以是故智慧相
悉合聚一切人　諸受身有著者
以道德成熟之　如是者善權相
身本空亦如是　於本無无所見
猗三塲為已淨　以是故智慧相
諸所有悉惠施　頭目身及珎寶
為一切立所願　如是者善權相
樂清淨於寂默　不於戒自貢高
身口意亦俱寂　以是故智慧相
自身戒悉已備　亦勸讚持戒者
佛亦皆從戒成　如是者善權相

无吾我而得忍　一切人亦皆空
身口意無缺漏　以是故智慧相
亦不身口所說　心於是不起乱
一切法皆寂淨　如是者善權相
常忍於一切人　若罵詈加捶杖
愍一切護不捨　以是故智慧相
悉了信一切福　皆勸勉一切人
常審行於道軌　如是者善權相
常等行於三昧　皆悉滅於愛欲
於習著而不為　以是故智慧相
所樂禪皆棄捐　於城郭而現行
欲愍導一切故　如是者善權相
不在此不在彼　已止住於中間
所不可見便離　以是故智慧相
常於空无厭足　如是者為曉空
便哀護一切人　如是者善權相
无相法乃見佛　等視之如虛空
於色像无所住　以是故智慧相
已供尊万億佛　為一切供養雄
悉已得佛相好　如是者善權相
法淨无婬欲塵　平等視如虛空
如此法無所持　以是故智慧相
於法界為已住　所造立常究竟

於是而不動搖　如是者善權相
一切人无能知　其法義亦皆如
察視之本端空　以是故智慧相
无所生亦不滅　悉曉知一切法
亦不去無從來　如是者善權相
所在生常安隱　於五陰無色欲
常悉護於一切　以是故智慧相
常習在於空閑　無我法不造立
常奉修禪三昧　如是者善權相
於丘聚及城郭　柔軟音以教授
所說法无厭極　以是故智慧相
於三世無恐懼　於苦樂无所住
自調身相已寂　如是者善權相
於大衆心等定　於憂感意亦尒
悉現身於其中　如是者善權相
悉已行无导慧　常不住於名字
如空等無所語　以是故智慧相
於欲縛現其中　法教授於人民
常讚歎於三寶　如是者善權相
於神通行功德　常調心寂三昧
自處中不高卑　以是故智慧相
神通具飛變化　便去到億剎土
悉供養巨億佛　如是故善權相

視陰盖辟如幻　於愛欲無色著
便得滅諸魔衆　以是故智慧相
於諸魔而示現　示現已便捨離
於其中度一切　如是者善權相
常親近於脫門　便得空无思想
願施於所常施　以是故智慧相
於瞋恚无怒害　不愚癡慧之聚
无長益裁不生　如是者善權相
所當作悉已辦　常奉行於衆慧
悉過諸波羅蜜　以是故智慧相
雖現於貪欲癡　喻忤之非黠根
用是護於一切　如是者善權相
得平等若泥洹　便能滅於衆聚
已降伏於三界　以是故智慧相
於是世生死聚　一切人是朋友
所作福无厭足　如是者善權相
因八直而空寂　是則為善薩慧
智慧及權方便　順此乘得世雄
行善權智慧俱　亦不生亦不有
智慧與善權俱　至得黠无貢高
智慧及善權慧　常相隨與併行
如兩牛共一輒　覺法田无有上

道類品第十

須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童子道為何等類文殊師利荅言天子我所處是道類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所處是道處文殊師利荅言天子寂靜是道處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所是道之相文殊師利荅言天子虛空是道相天子復問文殊師利道何所住止而為道文殊師利荅言天子住止於虛空是則為道天子復問文殊師利道誰之所立文殊師利荅言天子道從諸法立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所是道之本文殊師利荅言天子平等則道之本天子復問文殊師利法何所持而為道文殊師利荅言天子持無我无人是故為道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所而興道等文殊師利荅言天子無所生无所起則興道等天子復問文殊師利道去至何所文殊師利荅言天子道去至一切人心諸所行中所以者何無所行亦无所至天子復問文殊師利道何所出生文殊師利荅言天子大哀則道所出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大哀道之所

生文殊師利荅言天子度於一切是則大哀道之所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道從何求文殊師利荅言天子道從一切愛欲中求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愛欲而能出道文殊師利荅言天子淨八直行是故道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八直行與愛欲俱耶文殊師利荅言天子亦八道與愛欲俱卿將讃道之淨乎婬怒癡盡是故道如行愛欲行道亦尒天子復問文殊師利於此行中何所為作而與道合文殊師利荅言天子於此行中亦不得受欲亦不不得受欲亦不得生死亦不得泥洹是故道道之所行得合於道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所是菩薩行文殊師利荅言天子六十二見四顛倒五陰蓋一切無功德葷是菩薩行天子復問文殊師利是事云何文殊師利荅言天子菩薩以善權方便廣隨所入欲救度一切一切所求惟因諸見愛欲四顛倒中求所以者何一切從是中生故於此求索一切不可得見亦不見所見愛欲亦不可見四顛倒亦

不可見亦非一切亦非不一切所以者何護脫一切故如是天子當作是知菩薩道於愛欲求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菩薩不從三脫門而求道耶文殊師利荅言天子不可從空而成道亦不可於无相亦不可於无願而成道也所以者何於是中无心意識念亦无動故有心意識念動者乃成其道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所施行而名為道文殊師利荅言天子愚癡與道等道與愚癡等施行是等則名曰道等於直見等於邪見等於直念等於邪念等於直語等於邪語等於直活等於邪活等於直業等於邪業等於直方便等於邪方便等於直意等於邪意等於直定等於邪定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直見與邪見等文殊師利荅言天子等於虛空等於寂滅等是寧有異不也天子報文殊師利言如是天子空寂適等亦

復无異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所說等而復有稱譽讃歎之老特耶文殊師利荅言天子无思想因所作而自貢高解如是義无思想因所作而自貢高便有異而致稱譽讃歎設使相者是無有異也譬如天子万川四流各自有名盡歸于海合為一味所以者何無有異故也如是天子不曉了法界者便呼有異曉了法界者便見而无異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法界乎寧可得見知不也文殊師利荅言天子法界不可得見知也所以者何揔合聚一切諸法故於法界而不相知於是法界而等念得三世之慧是則法界之處棄捐煩乱猶豫之心是則知處所乱語者終不受之則知其處譬若天子於无色像悉見諸色是色亦無等如虛空也如是天子於法界為甚清淨而无瑕穢如明鏡見其面像菩薩悉見一切諸法如是諸法及於法界等淨如空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辯才慧文殊師利荅言天子菩薩以空身慧而无所

斷於諸所見亦現其身為一切人說無常法令離是身是故菩薩得辯才之慧知所有空於一切皆无所有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菩薩得分別諸法文殊師利荅言天子知空寂於有身無身而不作異是故菩薩得分別諸法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為導師

文殊師利荅言天子菩薩法亦不住亦不不住是故天子菩薩得為導師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知一事了无數事文殊師利荅言天子菩薩於無思想而不動搖是故菩薩得知一事了無數事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菩薩寧能有要現入三品不何等為三等於正要入於不要入於邪要文殊師利荅言天子菩薩於正要入佛法於不要入聲聞辟支佛地於邪要入度一切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菩薩寧有住於閑復住於懈不文殊師利荅言天子菩薩有閑務天子復問何以正介何故得入於懈荅言以諸懈故而住示現育養衆生而令得

閑所以者何瞻視一切故天子聲聞解脫自為身故所以者何是為得閑菩薩不於是中而示現復次有懈者皆來得道菩薩而住示現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仁者今得閑耶而懈乎文殊師利荅言天子吾亦不懈亦復不閑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故如是乎文殊師利荅言天子吾未有所至亦無所得不閑於閑亦不滅更亦不一時以生死為拘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說是法言為降伏魔塲已文殊師利荅言實介天子如仁者所云說是法言為降伏魔塲何以故介天子如是法言不識五陰亦不於愛欲有所棄亦不於解脫有所起亦不近於解脫降伏於異道何以故介天子一切異道行不在其中為堅立法英所以者何无冥皆悉明故為轉法輪為斷一切諸所見已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說是法言為有幾人得知法世文殊師利荅言天子無世為不冥是則法世之所作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世人聞是法言而得解脫甚我難值文殊師

利荅言天子其不厭於世縛者乃信是法無不解脫天子復問文殊師利厭於世縛為何所是文殊師利荅言遠婬怒癡棄於愛欲覺知苦者而欲求脫是則厭於世間縛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誰復不厭世間縛者文殊師利荅言天子等於婬怒癡等於愛欲等於解脫是故不厭世間縛於是衆會聞說法言莫不踊躍皆得歡喜介時雨於天花及栴檀香諸天亦復持衣裓盛花香散於佛上及文殊師利上鼓樂絃歌來供養佛億百千諸天以柔濡聲讚歎於佛復於虛空奮振衣服喜踊加倍僥倖乃聞是法介時衆會一切人民見是變化皆以花香及與衣服散於世尊及文殊師利童子上便說是言世尊聞是法言而不信解者為不值見佛云是法言非佛所說者為非除鬚髮及持大戒者亦不諷誦復不信樂亦非沙門婆羅門而不隨是是輩无四德亦無名字所以者何用恐畏故聞是有信菩薩摩訶薩最上菩薩種種功德者為盡生死底斷

絶諸惡道於過去當來今現在佛世尊所得持是法而堅住聞是法因是皆當解脫有受持諷誦讀廣為一切解說其義者是為持戒清淨而見具是為值見佛是為轉法輪是為沙門是為婆羅門是為除鬚髮是為受大戒是為有所得是為有名字

尒時世尊於衆會中讚言善哉善哉於是佛語彌勒言受持是法當諷誦讀廣為一切說之說是經時十二郝術人衆遠塵離垢諸法法眼生八千比丘漏盡意解三万菩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五万菩薩得无所從生法忍佛語彌勒仁者得佛時一切菩薩及諸會者皆當還得奉持是法其間受持是深經者彌勒皆當授與其決尒時世尊語賢者阿難書持諷受是法言品廣為一切說之阿難白佛言唯受持之阿難問佛是名何經六何奉行之佛言是經名須真天子名斷一切諸法孤疑是名一切諸佛法普入方便慧分別照明教授之持當持審持持而諦持說是法言時三千大千不可計剎土六反震動佛說經已文殊師利童子須真天子彌勒菩薩等賢者阿難及大衆會諸天人民及揵沓和阿須輪阿須輪人民皆大歡喜前為佛礼而去

佛說須真天子經卷第四

佛說須真天子經卷第四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七〇〇頁中一行經名，資、磧、普、南、徑、清無。（未換卷）

一　七〇〇頁中二行譯者，資、磧、普、南、徑、清無。（未換卷）

一　七〇〇頁中三行品名前，資、磧、普、南冠以經名作「須真天子經頌偈品第九」。以下例同。

一　七〇〇頁中二〇行第四字「亦」，麗作「悉」。

一　七〇〇頁下一行第九字「人」，麗作「大」。

一　七〇〇頁下三行第六字「說」，徑作「設」。

一　七〇〇頁下四行第六字「淨」，資、磧、普、南、徑、清作「静」。

一　七〇〇頁下一一行第一〇字「而」，磧、普、南作「三」。

一　七〇〇頁下一三行第五字「在」，

經、清作「住」。

一　七〇〇頁下一三行第八字「止」，麗作「正」。

一　七〇〇頁下一九行第三字「尊」，資、磧、普、南、經、清、麗作「養」。

一　七〇〇頁下一九行第一一字「養」，資、磧、普、南、經、清作「尊」。

一　七〇〇頁下二二行第三字「法」，資、磧、普、南、經、清作「說」。

一　七〇一頁上一一行第六字「極」，磧、普、南、經、清作「倦」。

一　七〇一頁上一三行第四字「相」，資、磧、普、南、經、清、麗作「根」。

一　七〇一頁上末行第九字「故」，資、磧、普、南、經、清、麗作「者」。

一　七〇一頁中二行第六字「衆」，磧、經、清作「界」。

一　七〇一頁中五行第四字「於」，資、磧、普、南、經、清、麗作「度」。

一　七〇一頁中六行第五字「常」，資、磧、普、南、經、清、麗作「當」。

一　七〇一頁中九行第四字「悉」，麗作「信」。

一　七〇一頁中二〇行第六字「俱」，資作「相」。

一　七〇一頁中二〇行第八字「得」，資、磧、普、南、經、清作「德」。

一　七〇一頁中二二行第六字「輒」，磧、普、南、經、清作「槅」。

一　七〇一頁下九行首字「虛」，資無。

一　七〇一頁下末行第一二字「道」，諸本作「是道」。

一　七〇二頁上一行「度於」，石作「度脫於」；資、磧、普、南、經、清作「度脫」。

一　七〇二頁上六行第九字「故」，資、磧、普、南、經、清作「欲」。

一　七〇二頁上一三行「亦不不得受諸本作「愛」。

一　七〇二頁上一三行「亦不不得受欲」，石、資、磧、普、南、經、清作「亦不不得愛欲」；麗無。

一　七〇二頁上一六行末字「陰」，麗作「覆」。

一　七〇二頁上二〇行第三字「度」，資、磧、普、南、經、清無。

一　七〇二頁中三行第七字「欲」，諸本作「欲中」。

一　七〇二頁中六行第六字「相」，石作「想」。

一　七〇二頁中一四行第一字及第五字「活」，資、磧、普、南、經、清作「治」。

一　七〇二頁中一六行第一一字「定」，諸本作「定等」。

一　七〇二頁中一九行第一二字「家」，諸本作「寂」。

一　七〇二頁中二〇行第一二字及二二行第四字「虛」，石、磧、普、南、經、清作「虛空」。

一　七〇二頁中末行第五字「言」，資、磧、普、南、經、清作「答言」。

一　七〇二頁下五行第一二字「如」，資、磧、普、南、經、清、麗作「知」。

一　七〇二頁下六行第一一字「子」，南、經、清作「下」。

一七〇三頁上一行第六字「示」，資、磧、普、南、徑、清、麗作「自」。

一七〇三頁上二行第九字「故」，石、麗作「爲」。

一七〇三頁上四行「菩薩」，資、磧、普、南、徑、清作「云何菩薩」。

一七〇三頁上一三行第八字「不」，資、磧、普、南、徑、清作「無」。

一七〇三頁上二〇行第一一字「慽」，磧、普、南、徑、清作「遽」，下同。

一七〇三頁上二二行第一三字「言」，資、磧、普、南、徑、清作「曰」。

一七〇三頁中四行第二字「來」，資、磧、普、南、徑、清作「未」。

一七〇三頁中四行第八字「住」，諸本作「往」。

一七〇三頁中五行第一一字「而」，資、磧、普、南、徑、清作「而得」。

一七〇三頁中六行「天子」，磧、普、南、徑、清無。

一七〇三頁中一二行第九字「者」，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七〇三頁中一二行第一一字「云」，石作「立」。

一七〇三頁下一二行末字「濡」，資、磧、普、南、徑、清作「輭」。

一七〇三頁下一四行第一字「踊」，資、磧、普、南、徑、清作「躍」。

一七〇四頁上三行第一〇字「讀」，石、麗無。

一七〇四頁上一〇行「十二」，徑、清作「六十二」。

一七〇四頁上一三行「三藐三菩提心」，資、磧、普、南、徑、清作「三耶三菩心」。

一七〇四頁上一四行第一〇字「者」，磧、普、南作「皆」。

一七〇四頁上一五行第一〇字「還」，諸本作「逮」。

一七〇四頁上二〇行第六字「之」，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七〇四頁中四行第九字「大」，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七〇四頁中五行第二字「及」，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七〇四頁中五行「阿須輪人」，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七〇四頁中六行第七字「礼」，諸本作「作禮」。

一七〇四頁中末行經名，石、資、磧、普、南、徑、清作「須真天子經卷下」。